



千住品川

江戸繁昌記

五冊

76
3162
5



大正 1893 5 止

門 7 6 號 3162 卷 5 保 大

鑄 新 年

靜軒居士著 五編

江戶繁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奇文苑 賞書 博覽

同治 庚子 秋 月 日

江戶繁昌記五篇

佐田氏廣書 靜軒居士著

昔者平氏也源氏也北條氏足利氏其相代盛當時孰不謂繁昌莫過焉平氏焉知有源氏之盛北條氏焉知有足利氏之繁昌何也無有一人記之思其人者將俟其極而記之而其世遂向式微所以無記歟嗚呼四氏又焉知今之盛至乎三百年之久而更益繁昌可謂古無比矣想二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繁昌莫過焉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古無比何復無有記之蓋人俟其極然耶天俟其人然耶何不記宜記

予謂今之盛將歷千百年而繁昌無窮矣俟焉於
乎記然而我豈天所俟其人哉則後之讀者將有感
於斯文而有感於斯人而謂記之不如無記與

千住

落月嘶山雞聲催曉店烟未揚橋霜始白早聞駭
之音擔歌之聲驚殘夢喚懶眠驛樓上客割愛待
妓道尚早請且徐徐恐怕那小塚原犬客道今復
畏淨土寺外更新葺法華堂賽報趁夜香火薰曉
日經宗之盛延及這地寂莫之野化做鬧土要亦
江戶繁昌之餘波但比感應寺不足言聞否那築廣大

去秋作基時分幾萬善男女隨喜信心執役運土不
日功成始知不庶民子來之虛語兒女狂顛並裁新
衣飄紅揮紫鬪豪競奢祭禮節一般光景也像妓道
聞未知其地在何方客道雜司谷鬼子母神之西
不上半里距妙法寺教里而遠三刹頡頏可想他日
繁昌妓道怎生這等盛昌全出祖師妙德去歲此方
閑帳帝釋也翻天覆地客道真箇翻天具真連中朝賽
趁曉打鉦打鼓攬人家眠吐古怪信心歸依大抵
有度我亦為他攬殺每晚安眠不得一夜怒氣激發
把桶水望那鼓聲潑潑送還被那夥忿嚷煩大家

累名主騷擾一會妓道君宗門何客道累世淨土新
宗是也如我親鸞上人德更高功更廣那東西御堂
通兩都並壯麗他宗少見誠知功德之驗每歲御講
時分天必牢晴可仰功德無天所謂御講日和是也
妓氣色頰甚不佳道去窗欲白客出此銀子道留
充使用妓推辭不肯受道無用勿為客道今日忽然
妓道去勿為除非要收君須改宗旨客始曉其
意道南車阿口中急更道南車妙
飯熟酒烟足箇驛店裏一面祖席教位圍坐
盃酒始下當中一位先生眉軒席次一人執盃朝進

壽且歌曰賢君以義兮取先生先生任道行先生以
學兮取顯榮賢君卑禮迎千載一遇兮道義合君臣
一揆兮德政明堯舜之君兮堯舜之氓梧桐兮將茂
鳳凰將鳴先生喜色可掬道所謂業精干勤勉哉諸
兄不佞原來魯鈍豈如兄等有才有識但是務讀書
精力過人蓋纔有之以此有今日何幸為鎗一本之
主辱粟九百之俸錦衣書行輕肥歸鄉憶起青年筆
耕擔飢時分一碗夜煮蕎麥麵待喫欠錢况百錢局妓
或偶獲錢四文一合薄酒一合直二十錢僕射大臣賤店內客飲樹大壁安一
兩垂一腳其極長似何前
所置捏像大臣
俗因有此語青列從事爭奈到臍時酒已教行一友人六

醉特洗一大白毒以為別道經天緯地濟世救民才
識如此學問如此世其有幾可惜屈兄大學就這小
祿然仕依義多少何算祿庶幾兄使其君為堯是期
：庶幾正風化俗是望：：一草一木勿偏於窮
理村學良知良能勿陷於野狐禪學勿為祖徠學之
粗漏勿為簡齋學之偏固考證勿局訓話勿泥勿內
虛文而外實行惟精惟一兄執其中四書研究石祿
永終

士卒排列喝道啓行大國某侯朝觀參府是也双
箱耀金長槍揮毛弓矢張武鳥鉤揚威洵々擺々照

步止齊公擁節在輿扈從之士蜂簇護輿幾箇大臣
駢從殿之金鞍朱纓又驪又駱虎韞豹橐又檠又戟
人物之壯武具之美存軍國之典刑為清世之黼黻
令嚴不囂只聞人馬之行声却是多少從臣有忠有
佞人心不同如面目一箇異思一人肚裏想道水
涉山跋經歷千里雖太平世豈無不虞之畏公與魚
恙從者不痛今日只今無事入都祝何喜如之今
晚上館今夜安眠真箇肩上卸却箇重大擔來却必
患又在繁華內紛雜送日斂也十分試不得馬也十
分馳不得嘆又是一年閑却此好日子一人腹中

暗算道今日何等好辰壯健到着身入剝地奇觀妙
遊明日為初又撒興又暢鬱口將飽甘美眼將眩佳
麗妙快獨恨不追着假宅時節僕每不幸來
後去先半生未嘗一喫割床風味想起前番知音那
貨無恙逃火否當時臨別痛哭言折指俟信他極貞
實決非假哭決非偽淚雲想衣花想容知使他每日
斷腸今日只今汝情郎至汝良人來雲是真雲花不
復假計應他卜筮偕會言知近忽聞美馨襲鼻看時
看鰻鱧店濃烟輕走薰香益嚴古語所謂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他暗吞涎道是亦江戸

香明日須嘗矣都俗呼鱧炙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
巧浪用美酒染川魚醬炙割之妙酒醬之美田舎所
無因題曰江戸前今乃江戸前之行到處湧烟其香
極佳遠人所以呼做江戸香

千住有一大橋即曰大橋橋北曰上宿橋南曰下宿
由下宿至山谷間人戶中斷一面田野必謂小塚原
是也官用此閑原為刑場重罪大犯尸以鳴其罪
因建淨土寺且置露石地藏佛使厲鬼有依念佛之
聲常不絕香火之烟日夜薰德刑並流可不仰哉
去歲隣淨土寺更創法華寺乃都人繁賽原野改觀

今不復荒涼也。下宿人戶稠密繁華歲加郭內為準亦有所謂寄者。于晝于夜交番演技。一個會樓今番揭落語牌聽者疊有一。位伎人坐下高床。磬一聲說起道。看官且聽。近今法華宗之盛。眼前那一寺亦教在新蓋中。却怪落成來。每夜五更時分。向那兩剎間一夥六字一夥七字。歎号並顯靈。兩陣相接。呐喊爭銳。木魚之聲震天。錫杖之响裂地。苦戰例至曉止。只是今日經風之競。且六之。与七。衆寡不敵。淨軍漸困。那地藏佛欲勸解息兵。然元來石身重大。甚難周旋。方便不得。投錫嘆息。於是淨家計議將去。增上寺借。

援兵却思道途遠絕。比援至軍或潰。不如乞之。總淺寺。權屈一。極危急則箇一靈道台家原來朝念題目。又唱念佛如錯遣題目來。猶何為我用。却是利害不如往總淺寺。他是禪宗原不立文字。決不立異同。於六七之間乞之。必應衆議一次。一靈衝圍徑走總淺寺。參大和尚。案下几拜拈香告訴道。兩家交兵難奈。衆寡不敵。我軍屢困一利之念佛危將陷無間地。獄伏請鄰寺之好。借數字極急。那時大和尚微笑。着拂一拂。道些少作用。何惜一字。却是佛法無多子。我門原來一物沒有。請辭去。勿復費饒舌。喝一。

坐哄笑撫手道新奇
淨土寺後邊有一所化場繁昌之餘烟不知日火幾
多屍夜火起烟朝風吹灰今日則面向院明日則永
代寺何寺何院皆轉送於此便亦從錢之多少上下
其燬方錢多則連棺為灰因謂其取曰別火屋少則
直火屍火屋內剗地作壙深可尺廣恰容人身中藉
巨薪以待買火者日影已斜有人送尸數箇旗人從
棺入屋管火問姓名受棺置之壙側忽省一脚揚處
棺木破碎急抽尸投薪上抽時遲那時早把薦掩之
方纔吹火謝送客出去明日族人趁曉收骨可憐一

塊血肉只是數寸灰温便用箸拾骨粉碎一掬盛之
小壺皆道乾淨結果得好豈於人心無愧乎我
亦欲此乾且既如此地獄雖有極樂雖有連可攀
可陷之手足既已無有於我安心
梟得水上一箇凶首面青黑又如眠又如晒數箇管
照乞兒警備守木一人走淨土寺香火灰掠一把線
香來傳火食烟說道聞去冬鈴森之梟觀者傾都
那方遠近屠沽莫不得餘贏豈不亦繁昌都之事希
有不思今世猶看此梟今番仙字一件何甚似
前番仙字樣子奇談可仰官公正明斷刑一

人千万人慶小人貶斥君子愈顯實吾輩萬民之幸
福祝快世人常言乞兒以賤我曹却是他
暗夜乞貨孰若我白日乞食何殿樣可殿樣
而不如乞兒乎好笑聞那忠臣臨刑晴天暴陰疾
風飛石怒雷劈木便是彼蒼了感通必然豈可不
畏而戒但看原頭紙幟搖標出撥人漸前來幟
後馬上細縛一箇妙年美人正是雪約梅花兩虐海
棠看時一雙淚兩滴帶五花鬚束鎖眉埋腮又羞又
咽馬子把手巾替他拭淚獄卒數名前後隨從檢吏
跨馬儼威押之觀者雜道爭先趨看那美人將就刑

方纔矯眉轉睛欵欵說起道君等且聽聞人將死其
言善臨死一言請煩君等轉說奉勸普世間嫩娘
奴一念錯了迷魂顛倒不待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待
奔無路戀之極妄意弄火犯這般重罪昊天之罰
爭奈逃得不孝之責懊悔無及要平生痴情好觀演
伎徒愛倡優婀娜欲人悅已塗抹要他羨我治良誨
滔聖訓不奉以此致之以此至是不獨娘等宜以奴
為鑒抱兒人家更須鑒照君等幸不責奴前途見憐
頻死善心請一句念佛教雙免萬劫苦惱說畢泣下
万人一口南平之聲震動千住來

原上茶店數客啜茶吹烟皆道可惜今日火罪人嬌
面冶態看杜若若一樣分寸不差想他父母如何為
心何等痛傷何等苦楚一客待還錢去摸索腰間道
晦氣也為那拐子施伎茶婆問道無被掠多少銀子
客道賤佩不足惜錢也些少一客道小可也先刻檢
抽懷袋幸早覺悟那輩大膽向刑場猶為這等衣食
客道要也繁華中之物都會何方保無之嘗讀擔暴
雜記六都門繁會之地偷子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
六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
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

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
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
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号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歐辱弗怨
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即坐香車一書生行其
旁而美相顧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
知也方回顧女即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
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
即口忽為小刀劃破小可當時拊案言何其彼此相
似之甚此方大都通邑亦皆有此伎為生而江戶則

最甚。嘗聞之道路，其使双剪佩，謂之巾着剪。空手向
進，抽衣中物，謂之違。按施伎於違行之際也。初立人
後，伺之，遂繞出前，下手於其間，謂之位。大抵甲剪傳
乙丙，抽送丁，相助為之，乃或獲其人物，則已逃。倒受
之罵，或一人而掠走，謂之飛。以其飛走也。揮刀劫奪，
謂之度。須按國語，怛訓媪，度須即其略，以怛奪也。且
其隱語紙曰：植志夾袋，只大腰袋。曰：茄子烟管，曰：銕
鉤。又曰：伽追豐禹，按植志者，植志，至沙夢之略，夾之
懷抱也。大者以受用之人也。茄子，銕鉤，以象言之。而
伽追豐禹者，偽謬轉其音也。衆客皆道：君何等博識。

不讓。繁昌記作者，客含笑，道：纔好讀書，何說博識。然
豈倣那曹鄙儒，吸為乃吸，願則學孔子。一客道：近日
街上見一僧父為拐兒，吸眼我往彼來，肩纔摩，儉父
便覺被抽，然不觀其手，就辭曰：緊要文字，挾在中。伏
請憐察完璧銀子，從命拐笑曰：汝得非錯認乎。我豈
敢。僧曰：憐之。拐曰：猶疑乎。使解衣，振示之。而吸奪之
袋，挾在尻邊。禪紐處，爾時衆既環之。僧曰：果然我死
因泣下，辭氣愿款，誠意動人。拐亦不忍欺之，曰：拜伏
乞之於天，我能為完。僧即泥首，而袋早自天墮。拐微
吟披袈去。

○品川

品川者江戶之咽喉也為天下第一之巨港為東海
五十三驛之初程繁會可知矣御殿山櫻春而遊人
如湧海晏寺楓秋而遊客如織泉岳寺香火四時風
薰牛坊車輪早晚塵起如米寺之高敞眺望蠅飛東
海寺之幽邃閑吟神迹宿播森立爭江下猫妓館稠
密奪岸起樓風蘭露簾又宜納涼又宜賞月七月則
拜月三夜八月則玩月五夜並為一大佳節當夜妓樓鬧
雜固也高輪在品川也十八里間遊人傾堵六月則天王祭
鼓譟昇神輿入海壯觀可想南而酒樓之大者曰三

間茶屋北而茶店之小者曰八山ハツヤマ茶屋其間屠沽之
多不勝算數也六七月之交都人例賽富山大山二
神遊行並由此乃送往迎來雜道比常不翅三倍予
嘗戲作品川竹枝原一百首今鈔十餘首標繁昌云
友人蘭汀波多野氏亦賦品川竹枝詞題曰江上漁
吟令予序今茲壽梓世人如要盡品川風月之情其
集盡焉非如予辭無風趣也

御殿山櫻

櫻花開遍簇晴空一坐春山枕海東奇絕無人不道
畫紅雲方映白帆風

一擲千金拉妓遊，三杯好耐洗春愁。山頭因試花前醉，早約江樓觀月秋。

如來寺櫻

車馬紛紛瞻載馳，櫻花映出碧浮屠。如來也合拭慈眼，西土斯花一本無。

海晏寺楓

一從楓樹染新霜，多火遊人趣夕陽。古寺秋深却簡契，晚風無地著荒涼。

泉岳寺四十七義塚

香火百年今尚鮮，貫虹義烈日爭暄。如將義冢比疑

冢唯數英雄，奸賊非

東海寺

纔入山門禪味清，風塵不似世營營。西來意屬東江上，滿院松濤物外情。

妓館

万里茫洋水接天，泊橋爭繫碧樓邊。此間也有西施住，送了吳船迎越船。浪拍前灣樓影漂，去來之船去來潮。阿娘嬌養黃郎慣，更向身邊下鐵鉤。

二十六夜

天等更深益爽涼，露簾捲盡醉風觴。
一擲共倚兩般意，客遲月升娘遲郎。

十五夜

此地中秋作福天，絃歌如海酒如泉。
世間今夜十分月，七八分都在品川。
岸、潮回浪漾金，萬樓遊客豁胸襟。
高歌深酌醒還醉，自月升時到月沈。
三世凭欄誓夫婦，嫦娥脉脉海之東。
只期此翼翔天上，惡聽孤身走月中。

天王祭

似把江舟陸地推，金奩顛倒碧瀾披。
阿妹休言身世苦，天神沈海不無時。

八山下茶婢

鶯聲燕語小神仙，說水談風度妙年。
一啜茶湯豈解渴，兒郎與擲百文錢。

三間茶屋

例唱陽關三疊歌，一盃送別意如何。
不知日坐幾行客，酒暈渾和淚暈多。

富山賽客

欣喜阿誰不面閑，旅裝無恙自山回。
酒亭早已迎人

滿撫掌先呼軟脚盃

牛坊牛車

牛坊、裏万斯牛、無復田家、藪尾頭、太平氣象繁昌、
畫米鹽、緩挽駕梁輈、

赤穗諸士復君仇、或有少可議、然節義之所、在可不
貴哉、乃世俗皆是之、然世儒多非之、揣摩巧論、唱和
毀之、予嘗竊憤焉、今茲泉岳寺、閑悵陳其遺物、為靈
觀也、賽客殊羣、可見人心感激、存于今、今者會記、及
其遺墳、因論此、附之、未知我果是耶、彼果非耶、然苟
貴節義、我甘心、於讀者、序為俗論焉、嗚呼、嗚呼、而不

貴節寧俗而貴義也耳

傳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言不及君者、以資事之敬
其道一也、是以居其喪、斬衰一之、其就養、左右一之、
弑君弑父、其罪同之、以道之一、然矣、國家復讎之
禁、官代之誅之、亦不使之共戴天也、庶人或犯、
官蓋以殺人者死之法處之、不以不孝不忠、罰雖則
被刑、其為孝為忠者、猶有焉、君父死於人事、不出於
一、或因傷而死、或受辱以裁斃、於其藥陷於其讒、死
有差別、然死由出乎彼、則死怨皆一之、於此而已矣、
曷、共天而立世也哉、凡為臣子者、唯知有其君父、而

己兄之仇不反兵情之亟急心之亟激不暇於較死
之差別顧國之法禁者有焉亦聽諸士復讎乎吉良
氏亦唯知其君而已可不謂之忠義之士乎哉
官蓋以忠義自盡賜之而世以忠義感激仰之而儒
者異論多不與之要不過於欲立異見以抗俗耳世
有從唱其說者謂予曰官賜侯死其刑過當諸士
宜背城一戰而死反報怨於吉良氏是不知死怨也
予應之曰侯不忍小忿妨大禮刺私怨干公朝官
便照法賜死或過堂不出其範圍諸士統有憾豈其
死怨乎官以法處其君父然為臣子者舉歸怨於

官 國家之制法不立于世也侯固當死矣然其
死由出乎吉良氏則死怨焉非死怨如據城拒命復
益累君耳曰如原其死由於侯不重幣以請其指
揮亦自我爾侯生事於私然諸士從之可謂繼其私
曰幣之不厚有司之吝不過侯不周事之過已使侯
不忍於私者則本吉良氏之私吝指揮於不腆以激
之也侯死出於此諸士之怨將何之如論其室豫讓
亦非義士也曰弄凶器破國憲擅殺朝臣曰不共戴
之讎唯見其死仰已何暇顧焉曰振徒結黨緩謀
之洵為之死不發露亦幸讎不先死亦幸也曰同

藩忠義之士其志誰不同已欲立而立人不得不與
之共且彼重門備難敢死義士不得不緩謀之不
得不洵為之車脫覺死法已讎儻死自裁已成否
天也我盡吾心焉也耳曰良雄者國之大臣輔翼之
道不能格君心之非諸前日使侯忘社稷龜玉毀積
其責安逃曰常理固然矣然以此推之殷之三仁亦
非仁也縱令良雄等不免前責處變甘死歲寒後凋
猶忠也矣猶義也矣曰志既得矣宜自裁猶歸命干
官其心謂忠義有名幸免死即得爵祿如拾芥死
未晚也豈非假義濟慾者歟曰事濟矣國憲於是

乎始首謂死者一也庶幾死順是義士所以為義士
以慾擬之抑鄙矣小人度君子也耳嗟夫官賜之
自盡蓋與其忠也不則刑堂服梟天授之機會蓋與
其義也不則志應不遂道理必有入情必然通天下
咸感激仰之然迂儒曲學悖情戾理橫議妄論國
典巧論枉敗善類亦徼以為知者孔子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迂儒何反弗思甚也

○深川

深川繁昌狹斜為最曰土橋曰中町新地云石場云
併擔下裳繼驚坊凡七町更細算之擔下有表裏之

差石場有新古之別。至妓院之數，不知上幾千戶。其間自有盛衰，旺氣互寄。聞昔者土橋為盛，今則運於中町。新地漸屬冷索，石場却向熱鬧。然其運畢竟不外出。以今較昔，還是為一大繁昌。一刻豪遊，萬金車載，爭輸其間，可謂盛矣。深川之俗，原來與吉原反。娼家聽客，拉妓出，乃每歲元旦，刈崎拜旭之遊，為第一番。詳于大龜井戶之梅，墨田川之雪，佃嶋狼烟，兩國納涼，莫弗往焉。莫弗醉焉。吉原則色為重，威嚴為貴，繡衣畫裳，粧色欲濃。深川則藝為重，洒落為貴，淺脂薄粉，飾樣欲淡。初篇所謂墨水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

花似深川妓，即是乃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備，拜為上頭。其既色為重，便別畜歌妓，不許賣色。他為色者，執鞭藝為重。雖則色藝有別，然其實兩賣。他為二者，結襪是。以人之鬻子於深川，兩契立文。色亦證賣藝，亦證賣。因俗謂之，二枚證文。吉原以在北方，謂之北里。深川以在東南，謂之辰巳。北里則客就妓樓，辰巳則聘之酒樓。樓上作成者，北曰若者，並用男子。南曰輕子，並用女子。誘客為以者，北呼茶屋，南呼船宿。以舟行之便也。然而船宿散居，乃潮退則不能舟者，往有之。客猶就謀，而船主陸送，遂侍佐，與可謂。

亦使舵干酒席間

中町街尾花亭之樓上一席高筵水陸並陳絲竹競

起財主坐中央白虹吐氣大鼓謂之大鼓按鼓舞輕子左陪

右侍秉色媚意貢獻謙但是坐間只覺春光暖身

外誰知秋意寒樓外箇敞陋小住破窗紙古小屏障

風傾軒瓦碎大盤受雨一俏郎沈痾始起鷄骨為瘦

亂鬆如蓬岑寂無聊擁衾坐下聞得外邊駟展聲圓

滑送响一娼妓張跑來手快推戶慌忙上前對郎

問道朝來如何果益佳麼郎應道勿復煩念慮元氣

則全復但踈慵為僻猶懶健起休怪千恩萬謝

斷絃復續枯骨再肉他百般使用區處万端何以報

乏何日償之妓道呵呀主君做這言夫婦扶持世間

通義休說報休題償怎這等費閑思不怕鬱悶釀病

今日晴和宜火梳洗必定快活便抽取自家頭上金

櫛立即脊後輕梳去病髮易脫髻半上櫛妓暗

追想当初吾郎揮霍撒豪那時一呵氣飛鳥也墜使

太鼓醫者奉履令輕子女流結襪何思一旦父親嘆

怒猛被譴責卓身出門爾來親族也尺信不向交遊

也一錢不通難耐那太鼓輩着旆倒戈不復以大將

稱題以窮鬼目以痴漢妓感傷不堪一滴感淚向郎

襟上揮落，將來恰聞前樓上唱一首月中行道是
寶鸞開，月團圓，皎潔水光寒，鴛鴦照影，顧相看。
交頸狎，輕翰一毛猶愛，即餘血捐不得，亂鬢膏乾。
窮愁為病，骨如刊，不覺淚闌干。

妓向懷抱，摸出碎銀子，交付郎道：「一兩充數日，使用
四銖元，管家婆備錢就裏二銖換錢為乞藥脚錢，一
番百文也。」支八箇口，如別有事，須急走書分付，停當
方纔拈管吸烟，前樓興酣，財主凭闌，寄傲千銀萬金。
拋為纏頭，幫等從傍勸道：「大將醉矣，官醉矣，散鼓江
邊拾興，則箇遂擁簇財主下梯，恰好三月上巳，測崎

之瀕，潮退殊遠，遊客陸續，人影載路，財主跟耀豪
耀奢，幫間喋々撒嘲撒謔，不則數里，早出江濱，看時
長天縹渺，絲霞黯淡，神遊魂飛，人々豁醉，潮涸海如
滌，舟膠楫如樹，兒女欣欣，褰裳走沙，這邊拾蜆，那邊
掠蛤，歡天喜地，獲金玉一樣為思財，主大叫快活，顧
幫等道：「掠此種來，幫等應道：『不敢』，財主道：『好』
急叫從者捧一錦囊來，便一把抓出銀兩，潑散兩
拋幫等，怎敢住著脚頭，得並向泥沙土烟走，爭先這
邊攬黃，那邊撈白，我擠汝奪，和泥和沙，顛倒一會，女
兒拾貝光景也，像財主手麾，叫声來々々，恰好沙嘴

樓內，溜戶始發，叫衆幫新浴更衣，早看排下一面酒
桌，飛白倒罈，猜拳爭籌，飲至日落，掃興出門，看時看
沙頭潮回，江天一碧，遠岫已低，帆影欲無，水禽尋棲
漁舟漾火，一彎新月，遙懸於品川之天，財主東扶西
倒，步、助醉，汝哦我嘯，早謀過土橋，來橋西箇，一
酒樓，曰平清，深川烹家中之巨劈，財主怎肯空過，去
叫衆闌入樓內，幾箇使婢並美麗並乖巧，清聲呼應
接客，掌席者財主至，齊噓頭唱箇肥喏，揀一所華
潔高樓，前導下榻，又酒又肉，紛、送來，又杯又盤，整
、捧至，嬌模嬌樣，圍繞撒媚，酒器並珍異，莫不古怪。

下物通奇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財主更
使豪，又叫幾位粉頭，至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
燭高燒，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態欺簾前之物，財
主終日連飲，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一般粉
頭引前幫，間推後，蜂擁下樓，時夜已深，四天靜寂，只
是犬声相和，財主抖擻精神，道那箇自今陪我長夜
之飲，皆道敢、遂向東風菴，驀進聞之，東風石橋二
亭接客，便宜，雖深夜亦不謝，雖拂曉亦不辭，且聽其
流連連，一句不敢謝，俟二句不敢辭，一種別樣妙樓
当下衆客小呼大叫，一齊並拳打門，正是奇兵乘暗

夜襲敵營他應聲起闔門受客準備停當輅取不謀
燭光射客煌如白晝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熱羹快下
溫酒於戲自非斯繁昌都天下何處住斯妙樓自非
斯太平世世間何人弄斯遊

三伏苦熱人正眠不得時十分爽涼我方快活欲羽
新地江樓是也每歲至夏官照例放烽恰直新地
之前面治不忌亂不虞講警响震百里烈威四海火
術之精妙今不讓異域豈不昭代一太盛事哉發放
有期海之一面遊舫競聚濱之万樓觀者爭侯彈絲
調竹低唱淺酌把戰場光景為遊境奇觀於戲太平

之民也哉客凭着風攔涼酌取觀粉頭陪話笑語紛
雜猛响得連声火光冲天客指着道砲家那烟謂之
彩雲那火謂之虹蜺這稱黃龍這稱赤龍呼羣鳥呼
双玉曰玉連星是也曰水晶連是也往來火即是三
段紫雲黃雲赤雲幾即是其他云辨識細說且道其流曰扶
桑曰武衛曰森重曰荻野曰何曰何遂援筆次放翁
觀烽詩韻云

忽聞霹靂聲連放烽火戰紅光灼碧天煌燭認人面
玉宇開明都雲衢入赤縣月黑大星零海明龍燈見
繽紛空中花發揮巖下電堪誇太平民尊酒開襟噉

歌吹起水中遊舫萃若箭豭唯震馮夷應驚廣寒殿
客更賦教詩寫其景餘已出于太平志
近日入市偶購深川集者國歌也俳體也蓋亦竹枝
詞也予不鮮為國歌然讀之稍覺有趣因鈔數首附
焉深川風月之態亦可以考

葛廬

賦歌峨波廼奈賀禮乃須會能宇架連孀都比廼餘
類勢夜伊通玖南琉良武

福麻呂

布奈存古廼真玖良南羅閉天賦加賀波能阿曾比

破喜也九廼可寺越巨曾登礼

鐵雞

万古登奈志斗比刀厄伊波留々美增津良喜支也
勺仁南左鮮毛不加賀波廼左登

銀雞

美阿賀利乎志天豫父紀夜苦波多遠耶馬廼古呂
能宇知母不加雅半乃嗟妬

抄餘率意戲和一首可為國歌乎可為俳體乎可為
竹枝詞乎不自知也我且妄和汝亦妄聽

麻牟嘉類々媪爬奈伽野登乃奈那錠麻樂追由廼

南楂雞毛不加賀波濃阿岐

東北諸列之船運米柴漕魚鹽又膏又炭舳舻相啣
皆達深川亦繁也亦昌也一帆船順風趁潮快走如
箭船內幾箇行客雜話紛々一客向小猴指着他一
舩道那行舩恁那樣快小猴道何說快他是原來繫
得不動客道如然猶曷快猴道何容疑是係我舩快
客笑道去秋宛理先生來言人智之幾一世進一世
一歲進一歲今日比之百年前發明不曾倍徙宜矣
小猴難哄且那先說之日居其必常不動世叟運拱
之船之理推之或然利足客製是在野道實然々々如使

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宜向後邊曳中一大餘光佐

原客亦在野道我鄉亦信他說多初聞他大言自說吾是

日本之忠臣可謂楠氏之後身如教為僧即是弘法

大師亦善詩亦善歌又解梵字又解蘭字徂徠也本

居也何足掛牙我想是也窮措大瞞人套語及見其

人却是箇老實人家始知他打這般大話誘後學方

便遂聽其講如龐迪我刺私亞利斯多游子六黃周

道等爭論地動樣子說得妙々真如見學時桐生客

在上道其說通日月五星一箇々皆為世叟就中日叟

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日晝夜也沒

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畧須守五常行仁義
江戶客剪他句道繫昌記必謂上方役者其人想是
其說謊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江
戶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兔欲生
日畏無若為為此外沒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
与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鎌屋溝舟師
指點岸上笑道這方深川那方本町樂國即是官等
速上

本町

本所亦挾斜之窠穴曰常盤坊曰松井坊曰何曰何

佳麗互競繫會交達長岡坊云吉岡坊云何云何云
是則極賤貨品流屬下等此種賤品古号局肆今謂
之切肆藩籬設郭巷道四達道甚狹纔容通二人遊
客跼躅恰入洞穴一房棲一貨房內窄亦容坐二人
飲也於是眠也於是背後隔紙障主家住妻孥不止
言語相通上耳連解帶脫衣窓窓一窺一糶一糶之
氣息了上手朝雲暮雨楚夢幾番一日商買算數
不遑

叫過一声放歌宛轉索棟妓聽取惶忙起身捉声嬌
挑一會遂引戶収声一煖少年手中罩頰悄張過

早被老妓一把撻住，少年喫一驚，待一力脫身去，妓怎爭敢放緊，抱接棄命拽上，快手閉戶，撲地投鑰，正是黠鼠陷機，辟痴蠅墮蛛網。妓含笑道：「此所是閑，汝帶路引否？」雙手摸他懷，探出一索肉帖錢，道：「好，不依分說，把他打翻。」少年喫第二驚，仰天聲不得，妓便跨得下，鞭問壁有客，余酒令肉呼，蕎麵喚煨薯，主婆小鬟並口侍，食客醉氣漸湧，一發撒豪拋餅金，為纏頭，婆鬟喫驚，想道：「千古椿車，一生沒有，今歲何等福分，遇着這般纏頭喜，歡弄摩得，掌生熱，起去障後發包。」

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百文錢。

人間世，叟命之末，奈貧也，有等富也，有等貴也，無極賤也，無極鈞是女郎也，同是賣色也，然而等差雲泥，貴賤特異。上曰晝三，下曰夜發，上往，下間，上之上，下之下，不可勝算數也。然如其情，則豈二之哉。上下各有敵，其樂者一也。是世所以有夜發，自古言夜發至晝三，不買徧，則未足稱真知風情者也。蓋或然矣。本西吉田坊者，夜發之窠，粉粧趣晚，四出鬻色，初篇所謂有物呼人，若泣若訴者是也。且以其為下之下，故老妓流落擔，惡疾者猶守，故轍以送餘生，今則不然。青年妙齡，頗有姿色者，往有之，亦出於命，末奈

軟幕天席地倚木作庐懸下薦箔繞遮傍觀他倚箔
呼喚求售可憐双袖帶霜夜使人動凄惻之情可憐
粉面照月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似局妓扯住力賣
不像上頭矜色張威然而人之無情人之好事觀近
迫面揭起行燈昂鼻評口喝粉采紅客衝入然尚傍
觀不動作者譬之小厮作成管犬交接一霎時客來
客去雲烟過眼不比犬兒幹好事移刻聞之一野客
要買初番便設一法趁早入那庐内候焉候間自以
為此策新奇世孰出之使他喫一驚且足以示我慙
慙何思他至唱箇大喏道謝今晚著鞭趁早如法

其人喫驚暗想道世間不無人矣
猛看薦飄猛聽妓叫庐内驟走出一蒼頭一藻子趁
上不依分說把蒼頭踢翻罵道空手幹好事汝潑皮
何等大胆早遇傍人來助乱顛乱推洒拳如篩原來
有箇管場男子備這等之變世呼這漢曰牛居士欽
按此職極賤非人所為便牛馬視之目又按職幹
干野亦牧牛馬義之所名因憶所嘗聞遊此場者謂
之野宜併考焉
晝三者通晝夜賣之名夜發則唯夜是鬻世有二八
蕎麵者又有夜發蕎麵者二八亦連晝夜賣之而夜

發亦唯夜是鬻可知世有夜發女即然後有夜發蕎
麵夜發之名亦舊哉聞二八者昉于寬文四年距今
百七十三年河漏之繁昌爰極又有手打者蓋出於
二八之後其製精細家亦從華器亦從潔愈出愈精
益多益行而此二家雖連晝夜賣夜則以亥時為限
是所以有夜發也乃夜發亦出鬻裝作兩擔擔頭懸
鈴鐸送响循行鳴售因又呼風鈴蕎麵東市西井
郭外橋頭揮月鳴兩莫處不鳴風鈴亦賤品位屬下
等乃其有夜發之名不止夜賣彼此同品以其似極
似然矣嗚呼之二物色食之最輕者猶且繁昌至此

聖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宜哉

演武場

古人言北斗為兵象而此方地形自然似焉乃我俗
老武所以字內魚比也蓋然矣聞軍陣之法起於
神武帝然初立五陣後作七陣蓋亦原陰陽五行以
寓二五之妙用也逮神后之朝漢人來獻太公
八陣法后以其書傳之應神帝然帝
以為後世或為亂人貨乃臨崩火其書為灰燄之後
因祠帝為軍神世所謂八幡官是也後吉備公
入唐受陣法婦亦未傳之世而薨及至醍醐帝

故遣大江維時求之于唐實延長元年也維時歸
朝傳之其家乃至六世孫匡房蒙勅傳之源義家
爾來子孫相受傳之於源氏云輒近兵家者流駢出
訓練立教弓馬為家槍劍作法盛也哉其講兵乎治
世焉官於郭外四方置弓場設馬埭有壬有林士
大夫往執射執御講習是極御不失馳發矢如破騎
射最為壯觀蓋聞國初天照帝創造弓矢弓曰
天鹿兕矢曰天羽其品有四曰座陣以發向曰護
持曰治世及至神武帝製作始備然後未武人
隨意出乃弓有重藤側赤塗籠藤三所藤等名目矢

有雁收蠶日神頭上指鏑等品數而騎射三科曰笠
掛曰犬射曰流鏑馬且遠馳馬曰櫻狩千里馳至六
百里之遠連發箭曰大矢數發及九千之多槍亦振
古有之然用之之盛蓋自楠氏其品有直槍管槍鏃
鍵カキ一字シクモ人身舟槍等之別雉刀亦屬槍女人多用之且
使棒揮鎌拋鎗投石其他武用莫弗悉備莫弗盡課
獨至劍術則庶人亦得學之是以劍家立門分派其
流殊夥武備志亦收我新影流劍法可見夥而且術
之精練然而術中原有居合起合之方本末相須為
用然後世分為二乃居合亦別列武之一科弓馬鎗

刀家、流、競磨其術，爭琢其法，何其盛也。然猶世之慣治，間有武而文者，乃其歲首之會，亦劔文家，費會聘妓，佐酒按曲，撒興思夫。有武者必有文，豈不示以柔能制剛之理耶？非欤。

先生儀服，警咳上場，羣弟子以次上前，嗑頭道：杖履万福，康健迎春奉祝。、、費會照例，好是新晴奉賀。、、一、一、禮畢，反位。只見一人抽班進出道，請衆位兄弟誰肯一刀見誨。一人應聲跳出道：敢請、、二箇一拜了，並把朴刀相迎。一來一往，一鑽一閃，大吃小叱，刀声叮、鬪了三二十合，勝負未分。間但看一

位粉頭整、擺、蓮步來進，向先生長揖道：今日万福依舊賜招多、奉謝青盼帶喜，紅頰堆笑，恰是武庫降天女，劍山迎觀音。一坐呆得魂飛魄飄，那二箇爭免不、軟足柔扭、捏、立站不穩。先生道：好、舍之曷必論勝負，刀頭殊銳，足見平生練磨好、快飲祝酒，暢達春襟。早省掛筵席，陳杯盤，粉頭轉、鶯聲唱一齣賀曲。一稱三嘆，先生穉、已無算爵酒酣興濃。一人攘臂起舞，衆皆彈長鈇，打節，遂卒杯盤狼藉。或操刀牽絲，寫春駒舞，或冒武面，試思玉踊。、春駒思玉並舞名只見粉頭揭起紅袖，抽出玉臂，左手先折一指，預保

勝向衆道來，快試一拳，一入應，声道請一，拊見
誨扶袂來鬪，一往一來，一叫一閃，恰是敲石火迸裂，
巖電掣，交番競戰，然粉頭逞本事，那箇一人抵堂得，
女將軍氣得，驚揚何數漢土，木蘭不讓日本巴姬，他
便乘勝乘醉，向衆誇說道：君等平生，所學不知何學，
如實學，可學之，所熟可熟之，所刀之，與拳何見差別，
手練原來，不如心練，說劍術之奧義，亦是在一心不
動，陰陽無一指劍一理，心之太極既定，眼曷不快，手
曷不快，夫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君子鄙之，暴虎馮河，
聖人不與，以奴視之，君等所為，纔是手頭之伎，爭奈

臨敵保勝，却是平生揚武，長劍等身，短袂露臂，只是
但像使刀賣藥漢子模樣，三冬立課，體費閑汗，万本
敝扑掌生，脉脉也是，與春米人家同樣，先生顧左右，
道好，以束帛贈女先生。

茶店

當今茶店之盛，亦與酒肆爭多，乃至繁會，所此戶可
啜，或借祠地，或賃寺域，或在閑竈，而大者高樓華麗，
名茶待客，小者今不復奉晚茶，瓶茶杯之良，從可
知矣，然而煎茶宜磁，末茶宜瓷，磁此曰瀨戶，瓷此曰
樂燒，按樂者以宗慶為祖，漢人男常慶，通稱吉女繼業爾來

子孫相嗣綿々不絕今至十餘世世住在京師江
戶則以乏其植故古無業此者及近歲漸有而漸盛
繁昌都之勢然矣今乃寶來氏龍山通稱吉六為名工其人
賦性淡泊甚有雅致河濱之陶不窳雖非同日之論
器因人成之理者一也乃以自然見良之故需者極
多然其造甚少是以常貧亦龍山所以為龍山其舖
在淺草馬道街以厭雜遘寓金龍山中入丸堂令二
弟子右六左六者本舖近日名益高以天保甲午歲
官賜台觀可謂名不虛予嘗戲題其所造風炉有
二聯贅以證古無之物今莫不有焉

代僕親吹火

学仙坐起風

須烹新葉茗

曾吸落花風

二十五絃

廿五絃三味線之行其伎為業者瞽師曰檢校曰勾
堂曰何曰何其流曰山田曰生田曰誰曰誰互立門
戶各爭微妙女師其流長歌也豐後也又何又何每
街潤門前篇所謂楊花者亦其一也然而琴瑟古矣
世會之者少去冬優人市川九藏自浪華歸善彈二
十五絃是古所謂瑟也言長崎行中亦學但其為
最古故曲調甚少因就予請製新詞予乃賦此付之

亦昔日無之物莫復不有之一記證嗚呼如使九藏
為三郎我取翰林一官應得百文錢一般巴調獨有
慚於謫仙

續長恨歌

玉容寂莫淚痕新只記長生殿裏春一妝金釵寄作
信三郎底事老風塵
鞞鼓夷天動帝宸娥眉委地馬嵬塵當時為擔三千
寵別恨長牽在一身
三世誓成歸帝都九華帳裏夢魂孤多情要走人間
上不似嫦娥負老奴

紅塵長隔白雲鄉金鑰重鎖玉房堪恨方家欠手段
致魂不使見君王

鷓鴣雀犬鶴

昔者孟軻氏稱齊之繁昌鷄鳴狗吠以證其盛可想
矣江都夷類之萃珍禽奇獸姑舍焉鷓鴣極多舞雀極
多躍焉儘多鳴犬儘多吠夫以此為繁會之證也則
豈不太平之一大端證乎漢上自古麟鳳為祥然彼
則以少見罕出為祥此則以多見極蕃為瑞然而彼
方五代之際麟鳳多萃于蜀歐陽氏論之以為多出
非瑞物也便彼以多為非祥而我則以多為瑞多

益祥蕃、愈瑞乃今之治平以予言之勝堯世遠矣
此種之蕃比之鳳皇來儀可也何必仁麟靈鳳然祥
瑞論之哉

數鷲衝雲戾空盤舞一番鳴一鳴道快、好天氣富
士山頂半點沒雲哩嗚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風
十雨生此太平世三市五街翔此繁昌天我與汝皆
幸、豈不福高運好諺所謂江戶人倒於食屠肆歲
增酒店月息剝齋殘歲又飽又饜我輩莫一鷲不得
所殊喜近年鰻鱺店之繁山鯨棚之昌食足神王使
食指不暇動可憐山翟澤雉與我同是鳥類却是年

中之餌一飲一啄平生多飢豈遑擇食如鰻鱺連香
不能聞且如猪鹿肉却是山澤今為飢饉嗚呼世自
古言鳳凰、自我言之何必算德那輩獨珍西土
深藏高舉何不向東方一出見德樵不來繁昌之味
至死無識何等愚真凡鳥、他言非竹實不食
咄、竹實帶何風味豈如油豆腐厚味啻下街間一
婢携竹籃呆、來過衆鷲一顧一睨咸道好東西油
豆盛得有數爭嚷一會待我逝汝往一老鷲道汝等
不要爭那婢山出田舍婢始出都俗呼山出取之容易探囊中物一般
一鷲足便叫一小鷲往汝欽哉他直倒翼說時邊那

時早囊中之物早已掠取上喙那婢吃驚一跌滿頰
潮紅仰空怨望衆鳥一齊撫翼哄笑老鸞道凡物欠
兩全繁昌世間物漸小值漸貴比五十年前油豆腐
亦未減過半喫着不足時聽蓬風起四方八面風
箏冲空鳶等掩耳道又喧又雜然可謂絃繁昌天鳴
太平世奇觀々々那邊數大風箏係貴公子等頑耍
何等豪奢頑弄倦來剪綵任飛一日一兩千里無迹
自非此間如何得見殊嘍々々但比夏天烽火鬧天
震空時々使我驚殺猶好々々今也
一箇屋上為對為道近頃如何有獲否一為道多獲

多食每日十分飽了却是患下利顰蹙道又送通氣
好々前頭那士頭上便好一直起身向他頂門上點
撒下士吃驚望天摸頭知為鳥屎滿心歡喜微笑
道常言為鳥糞洗其人造化妙々心願成就今歲可
期先刻算命先生言今年春夏交運極旺猶且須竭
人力助天命如然諸事万端莫不如意想此占是也
為揶揄道痴奴愚漢世間多是此蠢脊肩諂笑舐痔
吮瘍脫使那曹蠢兒誤升干公以貨動以媚從諸事
万端莫不如愚將不潔汗西子於心不安吾一々擇
此輩頂門當廁穢過高望低眼聽得笛声亮々箇虛

無僧有婆塞來過，烏道那人等，並是武門不遇之士，忠不
事二君，孝不忝祖先，悲歌慷慨，寄迹禪門，英傑莫非
其人。去年一件，亦足以振士風，安流之使，不得使不
得好。後邊紫衣僧至，那先駟上亦好僧，其頭士其
心，粧武樣，戾佛意，擎跪曲拳，捨身武門，且平昔甘受
後庭之汗，吾屎却是清淨時，見白鳥一隻，翻尋路
為道，朝鮮鳥來仰空一嚇。
數雀跳躍，皆道可喜。米艘百萬，今亦又派盛哉。
官庫千瓦，万壁長城也。像富哉，御藏前光景九十六
箇，豪商高棟，撲地鼎食，鳴鐘聞當，初那豪等先人倚。

水賣茶，何思今為此，素封聞之，寬永年間，有井上喜
庵者，言都下四箇豪商，今各蓄三千金，蓋驚其富也。
何也？驚想當日士富而高貧，以不如今士亦富，商亦
富，欵嗚呼，使他復起，想應驚死。三千金商，今復孰算
之？吾曹何福，一啄万粒，羨三農辛苦之膏，濡一生遊
翼之味，不棲都下，安得此飽？天恩可思，可鳥而不如
人乎？一雀道昨晚一奇話，知否？那儒靜軒住，在西福
寺，西新堀之岸，福寺後邊，着那貧儒，好笑那儒，昨晚
殘坊在新堀側買米，大約可二升，緒以携，婦可憐，褚底有穿
粒，漏玉他，曾不省，呆吟詩，行我尾之，隨漏，隨啄。

大槩喫着二合許。他比到門方纔覺悟。顧我嚇喃。自恨真箇化僧錯。撒鉢米樣子也似好笑。一雀道那方一院南燭極多想熟盞。一遊嘗新。雀道敗。我已檢之。今度和尚極吝。燭子纔紅。早已一枝。袋單去無復着半粒。禿駝那廝不唯不分鉢米。却更奪我食。連自己欠賞觀。一雀道。世間守錢奴。並是何獨那廝時着。羨鳥人執竿。悄悄同去。雀等認得。錯愕決飛。

有坐豎前脚。呆然望空。有起揚後脚。跑土為勢。有悄悄向側屈腰。撒屎有步。嗅過揭一脚。溺或伏地貼。

首或把身投地昏。引睡轉。自娛曲臂。抓蟲使啄。驅蠅黑白赤駁。羣犬聚而居。鳥看一小廝。摩去叫声。白來。白突起。惶忙搖尾。走進赤黑相顧。道他造化。又見招必定好餌。白去未多時。浪還衆犬看時。看他面上黑。抹畫双眉。相視哄笑。白歎口氣道也。被那廝騙。自非經教兩。此墨爭輒消。叱復幾日。為人笑具。又聞急叫黑來。黑顧白道。今番造化運我。不知飽何東西。吾生得黑身。一生免畫眉之奔。急速尋声去。何思那人家叫他。侍小兒溺。投些煨薯皮。為報黑快。失意還只看赤。一声叫了。錯愕跳避道。叱。

浣皮這首幾番，使我吃驚。前日，疙今未消。白笑道：今番造化運汝。

縞衣女裳，翼如車輪，長鳴一聲，鶴踏祥雲，翩颺回舞。東翔西翺，吃一驚道：吾不來儀，纔可百年，何思這等更益繁昌。前回吾來深川本所，並是大半汙菜人烟布踈，草棘荒涼，只看野水之縱橫，不思大藩劇街，為此都會殊驚。根岸向島，並為此繁鬧，後世可畏。烏知來年不如今，不意教坊女師若是添多，筆道師匠若是加多，卜賣先生，街佛道場，曲衣舖，骨董肆，篋戶混堂，若是增多，醫亦夥，儒亦夥，但思徂死後無徂，徂若

雖多則多，學醜德齊，儒者與役者不異，醫者與藝者甚似。人物之卑，風俗之改，使鶴感時世之變，想又百年而來，更見何如繁昌。吾將又來，又來，更看無窮之昌。却思靜軒死後無靜軒，他日誰記後之繁昌。未知後來斯鄙儒，天更生之否。

○ 靜軒居士卒

世人試思天地為原，為始而果，有果無我，未可知其如何也。况人物稟生，于其間自有觀之，則有自無觀之，則無况乎身外之富貴，眼前之貧賤，榮枯也，顯達也，共是鏡花水月，孰是非孰優劣。吾將何耶。吾將

何悲耶何也世人得之而驚失之而驚樂適來之時
悲適往之時甚矣人之不曉靜軒居士病劇遽然且
死妻哭倒在地捶胸道吾向說今年死謂前厄謂之厄俗
歲為前厄庶幾禱禳除之子偏執不問今果難起豈不
三為後厄遺憾且吾適汝未嘗觀子奈神念佛算起冥路必
定陷地獄受用多火苦子若不為苦於妻子如何哉
居士微笑道死生有命神佛豈得私禱請免死世間
無復見死如然地獄亦甚閑暇天上亦甚寂莫且近
歲米價之昂人如無死天下益困思天先令我遊手
蠹國人等趁早結果了奪無用之口與有用之腹理

宜然且使吾免買米苦我亦自此安心豈不兩便且
吾佛緣之深年來衣食多依浮屠三十之佛孰不認
我八宗之祖孰不憐我我墮阿鼻他安束手坐視必
定拯之汝放心勿費思妻道恐不然子雖恃他自彼
言之亦可謂平昔剝佛信居士道好々或不見援
一觀地獄變相不亦善乎劍山血池寫取為續篇以
付汝猶支數月之飢不但此已吾老艸葦不能起家
不肖之責不孝之罪身受苦楚固其所也生無功德
死後為馬也其所為牛也其所牛馬受生孰與為貧
人孰與為浪人孰若為不肖不孝之子何為着此遺

憾獨所恨。汝不幸何緣嫁我。糟粕苦攻未報。永為牛
衣中之訣。我不無愧於汝。夫婦之情。我亦算免。汝生
前之苦。因遺言誠。汝汝無姿色。未滿四十。世未必無
偶。決不要守寡。此字代休書立證。任汝改嫁。須擇箇
不鮮一字。人才再醮。託餘生他日之福。果可期。妻道
如他日姑舍。目今家中沒一錢買棺材。修好事。何如
處置。居士道奪。與與儀。原來吾所不欲。然太平世間
不得不葬埋好。汝須就親知人乞百文錢。一投。桐
棺三寸。何苦難辦。弟子近前道。靜軒一家言十卷。一
卷僅刻成。經說多未定。今而師逝如何。便好。弟子等

遺恨莫甚之。居士道何恨何憾。士君子之論蓋棺而
定。吾今知免矣。實行已立。何問緒言。如著本梓不梓。
任兄等。他日便宜。但切誠勿值諱年。刻遺稿。書畫會
醮香奠。以累交遊。勿建碑銘。誣功德。諛墓中之我。遂
歌曰

此生昔至自何來。此死今歸何所回。不生不死兮
我何樂。不至不歸兮我曷哀。

妻便拊盆兒便鼓碗。弟子皆舞嗚呼樂哉。以天保七
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寺則小石川西岸寺
是也。宗旨代淨土宗。決非耶蘇宗也。只聽門前喧

閩米商為第一番連書賈薪商古衣賈菜根商一齊
闖入並供薄證債催促爭先家人狼狽不知所措居
士在棺中忍不住叫聲靜軒今日實死不復以外出
騙君等連罪連償自此休

西國獲猩

天保六年猩

自西國至

出字畫奇
小漢村

可謂珍也按此物古

未詳其果有否今安辨其真假但不止頭髮連眉毛
皆赤真異物真奇種善舞善歌善言善飲而我邦
自古為禱物也散樂中有猩舞乃賀筵慶席演此
祝之於殿此世而出此物我雖未知其真偽何如要

亦為太平之祥可也為繁昌之瑞可也古語云猩
笑猩靜軒亦笑靜軒笑投筆云

後序

韓氏言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
皆所為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予謂此則古聖賢
人以道自任者之所為非是此等人所宜為法則也
後世又有憤世而為之有傷時而為之是亦君子之
流也及世愈降為者不復如古其為大槩不為名則
為利是皆鄙事非君子所為也而憤世之為自然不
免荒誕不經自放者有焉傷時之為窮愁幽思不得

不洩其哀者有焉。然而間庶幾於道之言，使讀者興起也。亦有之。至為名者，則博記遠索，摭古證今，而自銜於為利者，則奇幻百出，架空構虛，而極謔為名者，安得一言之庶幾。況為利者乎。然猶孺子之歌，夫子有取焉。陽貨之言，孟軻氏引為要，亦在讀者之如何也。爾則謂荒誕為高，謂窮愁為驕，驚其博，愛其詐也。亦不無矣。予為斯篇，非憤世傷時也。固矣。又非為名也。唯出乎射利之為而已。其既已射利，曷名之。顧為既已名之，不顧何物，不可筆之何事，不可寫之。亦有荒誕之語，亦有窮愁之辭，間亦有摭古證今者。然作

者以為世之驚，不驚人。之愛，不愛。毫無損益於己。豈善戲謔，直諫而已。要利而已。而讀者觀其荒誕也。或誤謂是憤世之為，觀其窮愁也。或誤謂是傷時之為。不然也。則又或誤謂是全係售名之為。吁。今世何憤之有。今時何傷之有。但是射利，又何暇繳名也。然而利亦有分。有大矣。有小矣。占大利者，一生受福澤溢。子孫射小利者，眼前救急，醜累一生。然而大利也者，則亦非售名者也。難獲矣。何也。名利相須也。古人云：汲於名者，猶汲於利，便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然而世人觀其言，即謂斯學而君子也。斯德而賢

人也。公卑辭聘之，卿厚禮招之，士庶執笈爭拜門下。乃其人儼然跨馬帶僕，其往濟其還皇，人望其塵曰：盛也哉！名勢耀世，金玉萃堂，買田遺子，購宅棲妾。我雖未知其果為賢人君子否，一生受福澤，貽子孫，果有之而生也，榮死也，哀天下莫不惜之。弟子銘其德，傳之於不朽。我故曰：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如射小利名，亦從小矣。世人讀其語，便謂鄙矣。斯人放矣。斯人君子，何肯為之？非儒者所為也。公輦脚唾士庶過其門，恐流其醜，嗟夫！生前之福孰不欲之？身後之名孰不欲之？車馬盈門，人所欲也。金玉萃堂，情

所欲也。猶且舍此取彼，不忍之於眼前，而一生之福自損焉。不暇顧於其求之者為失之之始，誠可憐也。哉！予乃今大悔且愧，而自憐是斯篇，所以閣筆於此。江戶之繁昌，豈此而盡焉乎？或曰：子既悔之，豈其心亦將欲自今射大利而繳大名，而得跨馬帶僕，由遺子宅棲妾之實耶？則陋矣。曰：陋矣。汲於名猶汲於利，學道然未免置意乎斯二者間。安得稱賢人君子？又不足以語學者也。其既悔小利之唾惡，徇大利之輦哉！且我愧之，耻於影林下，吞聲當穴，獨善其身而默以自樂者也。耳彼跨馬帶僕者，與我是此。

等。人何耻他之為。乃將欲自今亦為默而已矣。或
又曰。道在於我。然不得其時。猶默而可耶。曰。亦默
哉。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衰世之言也。聖賢之任
也。今則道行于上。而學行于下。今之太平。今之繁昌
有何所言。而書之哉。且借以今為衰。吾固此是等。人
猶尚宜默矣。嗚呼。既已悔之。庶幾後來外彼二者。
然為大平繁昌中之一默君子耳。

繁昌記五篇

繁昌記五篇

